

瞿式耜奏疏手迹七件

刘如仲

瞿式耜行书手迹七件，纵29厘米、横1162厘米，藏中国历史博物馆。手迹上，有的钤“瞿式耜印”白文、“伯畧父”白文、“稼轩”朱文、“耕石斋”朱文、“瞿嵩锡印”白文等印。这七件手迹的内容均收录于《瞿忠宣公诗文集》（道光乙未本）第一卷及第六卷，和新近出版之《瞿式耜集》卷一。

《瞿忠宣公诗文集》（以下简称《文集》）由其子孙瞿昌文收集整理成集，为常熟许氏收藏。因内多涉及清朝之语，如称清兵为“虏”、为“夷”、为“兵”及有关抗清问题等，清初未刊行，因此四库全书中不著其目。直到乾隆中期，才奉皇帝之命刊行。原书分为十二卷，但诰敕、行状、誌铭、追輓甚多，几乎占了一半，道光年《文集》将这些去掉，而为十卷。原来之十二卷内无杂文，由许氏搜採补进。此外，还有“被逮申办疏”、“力辞广西巡抚疏”等未收入。《文集》于道光十四年（1834年）刊出，书首有武进李兆洛序。

《文集》所收录的七件手迹，每件之后均有明朝皇帝的批语及明朝政府按皇帝之谕旨的批示，所以应为瞿式耜上明朝崇祯皇帝和南明永历皇帝的奏疏。而馆藏之七件手迹，则无皇帝的批语及批示，应为瞿式耜上奏疏之底稿。再用馆藏瞿式耜奏疏底稿手迹，

查验已出版之《明瞿忠宣公式耜论朝事手迹》、《瞿稼轩手札及蜡丸书》等，在笔迹上均十分相似，故馆藏之手迹，为瞿式耜上明朝崇祯皇帝及南明永历皇帝的奏疏底稿手迹更无疑问。

《文集》里的七件奏疏，在个别地方与手迹有顺序上的颠倒及字语上的更动，但都与手迹之原意无出入。其中如崇祯元年的《亟修战守疏》，是瞿式耜站在汉族地主阶级立场上，向明朝皇帝建议修边墙、明烽火、练士兵、用贤才、严战守，加强防御和抵抗清兵对关内的进攻的奏疏底稿，内中多处用“虏”和“兵”“夷”以指责清军。因此《文集》在刊行时，有的采取了回避的形式，有的以□来代替，还有的如“亂”字等则是避皇帝的讳。此外，《瞿式耜集》对□进行了补正，但有数处之补正与原底稿手迹有出入，如将“壘”补为“虏”，将“办”补为“虏”、将“昨”补为“作”等。

今将馆藏底稿手迹按原格式照录，并与《文集》、《瞿式耜集》之内容校注于后，《文集》、《瞿式耜集》里与底稿手迹有出入之处，用括号标注。互相对照，可观其全貌。

关于瞿式耜行书手迹

1 亟修战守疏

户科给事中臣瞿式耜 谨

奏为狡虏（文集作□）挟赏无厭，恃款大非长策，恳乞
圣明严敕中外，亟修战守，拣用实心任事之人，以毋误封疆事。
职观插酋虎视宣大，亦既数月矣。其桀骜怙恃之状，令人发指。封疆大吏，一则曰讲奢（瞿式耜集作“慑”），再则曰讲折，迄不闻一言及于战守者，职窃痛之。盖自掩答受款以来，文武将吏全不言兵。惟知腹削军脂，半以媚虏（文集作□），

半以润橐。偷旦夕之安，以似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均作“俟”）瓜期之代。城垣之修濬弗问也；墩堡之倾圯弗顾也；器械衣甲之朽烂弗计也；尺籍坠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均作“队”）伍之虚冒弗理也。驯至今日，而养痍已溃不可收拾矣。谓宜亟反前日之误，大修战守之防。虏（文集作□）入则完守入堡，坚壁清野以待之；虏（文集作□）出则出奇设伏，邀其惰归以击之。虏（文集作□）求款，吾亦姑为讲以延之；虏（文集作□）不求款，吾亦故为缓以钓之，庶乎可耳。而奈何有为颞官款虏（文集作□）之说者，彼岂谓款之真可恃耶？夫款而第令边臣相机讲誓（瞿式耜集作“偈”），乘时修补未为非是。若遂设官而号于天下也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均无“也”）款虏（文集作□）也，其与夫遣使求和者何以异？堂堂

天朝可有此举动乎？然此犹以大体言也。职闻言兵者，谓攻非特攻其城而已也，必有攻其心之道焉；守非特守吾地而已也，必有守吾气之道焉。今皇皇焉惟款之是求，敌之气日以傲，能攻其心乎？吾之气日以靡，能守吾气日以靡能守吾气（文集无“日以靡能守吾气”）^①乎？攻与守一无可恃，虏（文集作□）何惮而就我款乎？然此犹以兵机言也。即使虏（文集作□）果就款，或索我以昔蓟之赏若干，或索我以今卜素之赏若干，或索我以累年之欠若干，将一一听之欤？恐太仓无此百余万之长物也。且虏（文集作□）亦何厭之有？彼利我款入之金钱有数，而利我入犯之攫获无穷，今年饱而颺去，明年安保不来？是虏（文集作□）之不能以款结局，已甚彰明矣。然则如何而始为制胜之长策乎？惟有修边墙墩堡以固守，教练士卒以待战，任用能战能守之人，以待敌之来而已。职考大同长边几六百里，修之诚不易，然有一处之残缺，虏（文集作□）即生

^①此七字为底稿手迹重复。

一处之垂涎，必当责成抚、道实实修整。虽一时有工筑之费，而金汤可恃，潜消虏（文集作□）入窥伺之心。其隐利无穷，与鞏金输虏（文集作□），付于不可问诘之地者，不相去万（文集多一个“万”）乎？至虏（文集作□）骑突如而来，专恃完守入保，迨其去也，则惰归可击。然烽火不明，而徒听夜不收之口（文集作□）禀，及回乡汉人之稍信，则虽欲入保，其将能乎？宣、大自款成五十年，内地不习兵火，军民散处，积聚星落，烟墩戍卒，颓废荡然。故虏（文集作□）一入，其多寡不可向也，其方向不可知也。即有塘报，而人与虏（文集作□）俱驰，奔溃拥踏，杀戮盈野。妇女牲畜满载以去，其倖免者止一空城耳。故明烽火之法，宜于沿边旧台堡尽心整齐，中空外坚，结以纯砖，环以深池，如中原保家楼之製。近门之角，峙以砖屋数口，中积糗粮、火器可备十日者。戍卒五名或十名常川在台，即以为家，经年更不离台。凡举放方向之规，平时预先讲习，虏（文集作□）或声息近边，顷刻间数百里皆知。其传报分明，与来而失报，报而参错者，务重其赏罚，以期必信，而后完守入保之事可行也。至内地屯堡，宜各择其险要，可据道理相接者，如六十里为中，则四面小堡相去各二三十里，修濬濠堑，储其火器，贮其积聚。凡共守此堡者，各籍其姓名家口，豫定住址，平居不妨寄居小堡，随便耕牧，烽传则群归大堡，协力拒堵。两者相应，虏（文集作□）自不敢轻入，入亦无所剽掠，不出三日，势必饥瘦散归。然后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，尾而击之，未有不可得志也。乃若强兵之法，则调远兵之糜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均作“糜”）兵，而先苦于饷之难增，募新兵之糜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均作“糜”）饷，而仍不得兵之实用。往事昭然，计唯有就两镇之兵速行简练，每镇额定之饷，按期先发，得其堪战者，随练随赏；相其老弱者，随练随汰；视其缺伍者，随补随练。以简练默行其综核，

而兵可清；以简练徐行其招补，而兵可实；以简练甄拔其精勇，而兵可强。至于畿辅肘腋之地，如顺、永等府属邑，尤宜亟练民兵，以为保障。本地有警，则人人自可战守；都关有警，则处处得其应援。第简练之人殊不易得，必其志于矢石，亲历战阵，知行伍之弊窾，识士卒之甘苦者，而后克胜此役。有见任贵宁道参政胡平表，当奢酋遣樊龙、张彤等叛据重庆，大小文武杀戮一空，官窜民逃，平表乃縋城而下，急走石砬乞兵，又集川东少年练为士卒，节制土司，消弭反侧。凡舟马芻（文集瞿式耜集均作“芻”）粮，营壘矢石，一手干办，竟能保川东，复西北，解成都，下重庆。至捣巢之役，卒五六千士卒，破奢安、乌镇四夷十万众，遂取永宁，扫闾州，毕节而还。虽为文臣，然古之名将不能过也。职每思其人，以当插酋（文集作□，瞿式耜集作“虏”）惜远在万里之外，今适以入贺来京师，似不当舍之而去。且见蒙

皇上録叙川功，准加二级，超陞大用。何不即以边道加銜太仆寺卿，使得专任练兵，俟其定插之后，论功陞秩，听该部酌议上请。即云贵阳之局未结，然西北之事，此日较急于西南，料当事者不烦再计而决也。至宣大边疆之任，燃眉之际，非异才不可猝辨，则有原任僉事刘永基，雄才电发，机略渊沉。为宜兴县令，三月之间，大盗悉除。迨后服阙，补江西西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均无“西”）赣县，适将官剋削，营兵喧乱，各官杜门，祸在不测。永基匹马自诣乱营，谕以大义，乱兵谓永基曰：“县官来署营事，当不复反”。永基权宜以应之：“我行军事，各合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均作“各”）遵法”，一鼓而各站信地，堂上肃然；再鼓而散兵回营。止于乱贼中缚渠魁斩三人耳。使永基平日抚字不孚，信义不著，百（文集、瞿式耜集此处多“姓”）犹当生心，况乎其不属县事之营军，肯俛（俯）首听其约束也。今永基见补陕西洮岷道僉事，似当借其才，用

于最急之处，以得其一臂之用。职又年见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均作“见年”）来，公私殫竭，尾闾难塞。养一兵须得一兵之用，制一器须有一器之益。而惟用得其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少“用”和“其”）用兵、用器之人，然后兵无空糜，器不虚造，则有原任职方司郎中方孔炤（文集作“照”），清介绝尘，严明执法。以年来兵事坏于逃将，首参逃将王威、侯世禄等，明触魏贼之怒而不顾也。武官非有军功不带府衔，魏贼市恩债帅，以结其心，滥与府衔，孔炤（文集作“照”）力争之。内珰与武事，古来大害，魏贼欲以都督之荫开坐府之例，孔炤（文集作“照”）又争之。至崔呈秀欲越陞其弟崔凝秀，孔炤（文集作“照”）又故违之，遂因推陞江西备兵，留中不下，而复削职于告病之后。今公论既明，业奉即与起用之旨。职谓孔炤（文集作“照”）当逆焰薰天之，日尚能毅然执法，忤触凶锋，以其风力立于边关，必能破请托虚冒之情面，为疆场干办实事无也。又有户部郎中吕一奏，初管崇文税课，正珰党用事之时，以疆（强）项不受徐大化嘱托，致被大化诬劾以去。及珰败始还今官。此其大节可见矣。而职又稔知其为人明习天文，晓畅兵事。今督储蓟门，闻其部署精整，造战车轻便而有法，亦边才之卓然者也。合无因其驾轻熟，即授以蓟门一道之任，以试其能，而后乃大用之乎？昔我

高皇帝时，元也速侵通州，曹良臣以千人却其万骑。比其空国以来，而常遇春、李文忠直追至北河，斩其大将，得军士万人，车马皆以万计。夫贼众我寡，然能胜之者，以我无畏彼之心耳。兵家之事，我愈畏则愈败，彼愈不畏则愈胜。职所言修边墙、明烽火以固守，教练士卒以待战，而慎选实心任事之臣，以严战守之具，皆非言款也。而受款之机未尝不在焉，何也？虜（文集作□）见我以墙堡则固，以战士则强，以边政则严明，知我之可以无款也。来而无所获，则俛（俯）首而就小利

耳。千古御夷（文集作□）之法多不出此。伏惟皇上裁择施行，职无任悚仄待命之至。

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上。（文集里多下列字“二十八日奉圣旨：筹画插酋，不恃款而厚修战备，足破积习。所举四人，该部分别核实录用，勿抑勿徇”）。

2 奉旨回话疏

户科给事中瞿式耜 谨

奏为奉

旨回话事。臣于本月初八日接邸报，见锦衣卫一本，奉圣旨：“温体仁直言纠邪，章允儒知情庇护，且以广微比体仁，将不知何如视朕？徇（徇）私灭公，肆言无忌，本当重处，姑从轻着革了职为民，如有朦胧起用者同罪。枚卜大典，滥入匪人，把持冢臣，挠其职掌。耿志炜、房可壮、瞿式耜、梁子璠都着回将话来。该部知道。钦此”。臣闻

命踟躇，措躬无地，正拟具疏回话闻，初九日接邸报，见协理府事礼部尚书温体仁，参侍郎钱谦益一疏中及臣名，谓臣受谦益指使，疏催冢臣王永光暂出完会推等语，始知回话之

旨，盖因体仁参疏及臣也。臣谨将当日具疏缘繇（由）据实为我皇上陈之。臣于十月二十五日，具有大僚不宜久旷一疏，盖实见迩来卿贰杜门者接踵，班行中颇觉寥寥，故上疏恳陈，谓大臣中宜处分者，即当亟与处分，应推补者，即当亟与推补。盖言官以言为职，凡目前时政之所急，自不得不效其区区也。荷蒙皇上俯采臣言，许其不谬，户工会议，先后有再议之明纶，铨刑二臣亦旋奉责成之

明旨，而本兵员缺，亦已即日会推，是臣疏所言业已实见施行矣。今体仁乃牵连及臣，以臣疏专为速催枚卜而发，致蒙

皇上诘责。夫枚卜举行，出自

圣裁；举

朝疏请枚卜者，无虑数人；条陈枚卜者，亦不止数人。岂有臣

疏则枚卜举行，无臣疏则枚卜不举行乎？若以冢臣王永光之

出，为臣疏所催，则十月十九日

下冢臣一疏，先有枚卜在即，还遵

旨速出料理之

旨；二十四日又

下冢臣一疏，又有枚卜大选俱不可缓，该司官宣谕，即出料理之

旨；此皆在臣疏未上之前，

天语煌煌，是岂皆臣疏所请而得者乎？臣拜疏于二十五日，得旨

于二十八日，而冢臣见朝视事，即于二十六日，是冢臣之出，奉

皇上之

严命而出者也，而谓为臣疏所催乎？臣职司封驳，感激时事，漫

尔条陈，夫亦自尽其职掌，而岂料此疏即为臣之罪案乎？臣待罪

掖垣，甫踰半载，新（文集、瞿式耜集皆多“进”）小臣。凡

朝廷一切会推会议诸大政务，自有部院之长，即六垣自有六垣之

长，臣不过散给事中，何能与参末议，而乃以臣为受人指使，

从中主张？

天目（文集、瞿式耜集皆作“日”）在上，鬼神在旁，臣实不任

受也。伏乞

皇上俯鉴臣愚，

特垂宽宥，谨因奉

旨回话，席藁待罪。臣不胜激切悚仄待

命之至。

崇祯元年十一月初十日上。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多下列诸字

“十三日奉圣旨：瞿式耜疏催冢臣，既云速完会推，又云听其长往，殊属凭臆，有伤国体，著降一级调用。该部知道”。）

3 表急公绅士疏

留守桂林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臣瞿式耜谨

题为特表勤事急公之绅士，恳祈

圣明录叙，以奠危疆，以鼓后效事。臣惟今日之事，两京十三省其仅存者东西两粤耳。而粤西九郡被兵（文集作□，瞿式耜集作“虏”）躏者几无余土，独桂平绅士尚多保其发肤，乐有干正。然年来楚氛内逼，师旅烦兴，兴、灵、全、永之间陷没不常，战守互用，西之为西，盖綦难矣。况大兵所聚，（文集、瞿式耜集皆有“饷馈”）维艰，子妇輓输，终岁勤动，办（文集缺“办”，瞿式耜集作“虏”）残兵虐，梳篦相寻。庐舍鞠为荆藎（榛），田里尽为旷土，今且十室而十室空矣。微臣留守数年，每当兵屯众（文集作□，瞿式耜集作“虏”）逼之时，城市逃亡，乡间窜走。各勋之索米索饷刻不可迟，称贷无门，徵催莫济，幸赖一二好义急公之绅士，奔走于颓垣败屋、赤日风雨中，鼓舞劝输，用资腾饱，桂省之存，岂尽师武之力哉？然臣自守粤以来，从未为地方人材一为表章，从未为有功士绅一为叙擢，此实臣心刺刺（瞿式耜集作“救救”）未安之事也。而况乎诸臣大半起家科目，才品尽堪录用者，其忍不为之题叙乎？谨将各绅士履历才品，应加衔、应擢用者，逐一胪列。仰祈

皇上勅（瞿式耜集作“救”）部如臣所拟，立行具覆，以励急公，毋目为寻常劄（文集作“常荐”，瞿式耜集作“常荐劄”）而置之高阁也。

计开：

兵部职方司主事陈经猷，灵川县举人。

学探古今，望重乡邦，闭户读书，居然古人自持；留心经国，卓尔当世名流。立团以固一方，樽俎有折冲之槩；斩（疑掉

字，瞿式耜集多“虜”）以安百姓，维桑夸保障之功。见赴行在供职，所当改授考选，以备台省之用者也。

户部陕西司主事王明汲，平乐县举人。

品同金玉，才裕风云。司李浙中，夙著廉平之誉；弢光闾里，绝无闻达之求。鸿（文集作“宏”）才允属救时，雅范真堪砥俗。所当改陞礼部仪制司，以资羽仪之用者也。

原任临江府推官俸秉澹，临桂县举人。

朴茂持躬，谦和范俗。明允素称于江右，恬修久著于家居。措饷每佐良筹，捐资绝无吝色。所当擢授监军僉事，以竟其才者也。

原任廉州府通判，陞云南云州知州刘振秀，临桂县副榜准贡。清以律身，敏能耐（酬）世。才情四应，洵江（瞿式耜集无“江”）左（文集作“右”，瞿式耜集作“左右”）之咸宜；膂力方刚，正经营之余裕。投閒可惜，理剧需人。所当量擢僉事，即置臣军前效用者也。（文集此段“原任廉州府通判……军前效用者也”在下段“原任宝庆府郡阳县考选知县…”之后，瞿式耜集与手迹一致）。

原任宝庆府郡阳县考选知县，今题陞监军僉事汤执中，灵川县举人。

才猷敏练，器度渊闳。两任棠阴，华选竚膺乎清要；五年梓里，绸缪克赞夫兵戎。见委催督储胥，不避劳怨。所当优加风宪职衔，以鼓勤（文集作“励”）事者也。

赞画户部主事赵嗣鼎，临桂县举人。

品重球琳，文警龙虎。杜门惟知诵读，盱衡雅抱经纶。倡好义之风，劝输心苦；殫固圉之策，团练功多。所当实授户部主事，以试其才品者也。

赞画兵部司务孙万芳，临桂县举人。

稜稜风骨，井井经纶。扞梓里而壮声援，一方保障；急封疆而

殫筹策，三载贤劳。共事日深，酌（酬）庸宜亟。所当陞授本部
职方司主事，以旌其前勩者也。

监纪兵部司务莫吾鼎，阳朔县贡生。

博学多闻，脩修自好。当戎马倥偬之日，负笈相依；值兵食交匮
之时，纾筹共佐。所当实陞本部武库司主事，以酌其宣力者也。

以上诸臣，皆与臣共事岩疆，稔知其才品，不忍抑没之。总从
封疆人才起见，非敢博荐举之名，以开倖滥之门也。惟

皇上俯赐鉴察，臣无任激切待
命之至。

永历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多下列诸字
“奏，奉圣旨：这奏荐陈经猷等八员好义急公，请加录用，允属
封疆起见。知道了。该部即与具复。”

4 救刘湘客等五臣疏

留守桂林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臣瞿式耜谨

奏为

中朝之举动一新，微臣之忧惧并集，敢不避霆怒，直佈血忱，仰祈
鉴察事。臣阅邸报，见户部侍郎吴贞毓、礼部侍郎郭之奇、兵部
侍郎万翱、程源、吏科左给事中张孝起、礼科右给事中李用楫、
江西道监察御史朱士鯤等十四员，连名疏参詹事府掌府事、
礼部侍郎刘湘客、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、吏科都给事中丁时
魁、户部右给事中蒙正发、工科左给事中金堡，把持朝政，罔
上行私，罪当死。奉

旨着锦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多“衣”）卫拿问。臣读之未竟，驚訝
不知所云。从来

朝廷处一言官，逮一大臣，必果为

国法所不容，輿情所共摈者，下之廷议，方行处分。而廷议必以
宰相为主，今之廷议何入乎？止一辅臣起恒，而起恒先在弹

射之中矣。至微臣则羈身留守，远隔东西，既不敢遥执朝政，亦无从与参末议。在廷方以臣必党护诸臣，肯容臣先闻而后发乎？以臣揆之，公论之人，即参疏之人也；而愆戾皇上行法之人，即与参疏之人打成一片者也。就使诸臣而果罪状昭彰，一如疏中所指，处分岂无时日，而汲汲为此朝不待夕之举动？又且不先不后，恰当勋臣邦传到梧之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多“时”），能无我虽不杀伯仁之疑否？所处五臣，平日或为皇上持风纪，或为皇上资启沃，或为皇上争是非。其平时（文集、瞿式耜集作“生平”）品格，久已难逃圣鉴。果有不可道之幸，何不于驻蹕端州时，即雷霆威大廷（瞿式耜集作“庭”）广众之中，暴其罪状，而优容含忍至今，当文武播迁之日，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多“行”）错枉惩奸之典？使此举而果非出圣意也，则参疏诸臣，有从川、黔至者，有从江西（文集、瞿式耜集作“西江”）至者，有从（文集、瞿式耜集无“从”）新经考选者，有平日在廷彼此抨击者，其知五臣必不如皇上知五臣之悉至公而至虚也。然则诸臣此举，直借皇上以行其报复之私，而又巧乘皇上之蹕梧，庆固之来朝，为迅雷不及掩耳之谋，以断其救援之路。且诸臣驱除异己，駸駸渐及于臣，以臣与五臣，夙称莫逆，每朝政皆得相商，杀五臣即所以杀臣；去五臣即所以去臣。臣既为党魁，不杀臣不止，臣今日且不知死所，尚敢以危疑之身，为皇上奏恢疆之烈哉？伏祈皇上暂息雷霆，将原参疏发下廷臣公议，虚实立见，曲直自明。

臣为

皇上亲旧老臣，在今日固知言不见信，然狗马愚忠，谊难缄默，敢不避嫌怨，仰渎宸聪。臣不胜激切待命之至。

永历四年二月初七日具奏。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多下列诸字“奉圣旨”。）

5 再救五臣疏

留守桂林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臣瞿式耜谨

奏为刑赏定一时之案，是非垂千载之公，再竭愚衷，仰祈鉴察事。夫人臣立心之邪正，不过从为公为私而分向者。五臣连章累牍，哓哓执奏者，为公乎？为私乎？夫五臣之所以得祸，自有本末，臣且不必代为剖辨。然五臣之心，即不见（瞿式耜集多“谅”）于廷臣，不见信于

皇上，而未始不可以对

二祖

列宗之灵也。五臣两年来之章

奏，现在

御前，不过以议论太刻，执持太过，锋铓太锐，致来异己之憎。

然既不为

祖宗之罪人，即未尝不为

皇上之诤子。今日正当

上法求贤若渴、从谏如流之芳轨，有臣如此，崇奖之、护持之不遑，其忍轻加摧折乎？古之忠臣，伏蒲攀槛，以死力争，致为主者多有不堪受之光景，然毕竟量其无他，宽其戇直，千古以为美谈。今五臣不避嫌怨，不畏雷霆，烦言激聒，正不敢以中主待皇上，而以圣主期

皇上。岂意

皇上不以忠臣待五臣，而以奸臣目五臣？夫人主无威福，即以千秋之是非为威福；人主无喜怒，即以匹夫之好恶为喜怒。今

皇上之威福，果操于一人之独断耶？抑以廷臣之爱憎为威福也？喜怒也？皇上之喜怒，果协于斯民之直道耶？抑以廷臣之忤合为喜怒也？今日廷臣纠参五臣，方以为锄奸快举，臣者从而申救之，是真党奸也，是好人之所恶，拂人之性者也。第樵牧不废公论，妇孺亦有良心，如坐五臣以结党行私，公行贿赂，恐鬼神难欺。彼囹圄榜（瞿式耜集作“榜”）掠之下，诸臣肯甘心受此恶名否？即当日

威庙之英断操切，而十七年中，亦未有漫处谏臣之事。间有封疆失事被诛者，非边督即边抚，未闻风宪侍从之臣，而坐以启衅封疆之罪者也。若以媚东误国为题，试问，向者举用杜永和、罗成耀等，未必尽出五臣也，事先则未见诸臣力争。（手迹缺字，文集、瞿式耜集多“事”）后则偏欲五臣受过，宁足以服天下人之心乎？况东粤必不可弃，即不戒而南韶失守，犹望东勋镇努力冀桑榆之收，以雪会稽之耻。先以媚东二字为驱除锄剪之方，是用以摄东勋镇之魄乎？抑用以激东勋镇之勇乎？臣恐气未作而心已灰，此等激将之法，未必能收敌忾之功也。至于今日。

朝廷所恃者忠贞营耳。忠贞奉援楚恢江之

命，两载于兹。自督辅臣腾蛟在时，已逗遛不进，今庆国勋臣邦传之力，遂能必其悉甲破壘（文集缺此字，瞿式耜集作“虏”）乎？况中（文集、瞿式耜集皆作“忠”）贞与东勋必不相睦，未得破外禦（文集此处为□□，瞿式耜集作“虏”）之功，先开内地之衅，东之为东，竟不可知矣。端州为

皇上发祥之地，忍弃而不顾乎？且东失则西孤，又又（文集、瞿式耜集无此“又”）万分不容不兼顾者乎？从朝局而计及封

疆，此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多“老”）臣所日夜寝食不宁，颺颺忧虑者，敢并饶舌渎

奏，而刑赏是非又其后焉者也。伏祈

圣鉴裁夺。臣不胜激切惶恐之至。

永历四年二月十三日具奏。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多下列诸字“奉圣旨”。）

6 三救五臣疏

留守桂林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臣瞿式耜谨

奏为未奏中兴之绩，先传杀谏之名，

圣德有亏，臣罪当死，谨席藁行间，速

赐斧钺事。顷臣接户部尚书吴贞疏等公书一封，抄揭一件，读之知五臣之积毒，盖至今日而发也。已而闻四臣廷杖矣，追赃矣。昨（文集作“作”）賚（文集作“齎”）奏差员自梧来者，传金堡受刑独惨，命已在旦夕矣。臣仰天长号曰：“天乎！何不佑忠良至此极乎！”臣考

祖宗朝，未有一日而廷杖三谏官者，更未有经筵大臣而受杖于阙庭者。今

皇上于艰难草昧之时，行

祖宗朝未行之法，远迹为之骇听，士类无不寒心。至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多“干”）追赃之令，止抚按行之于贪官污吏，从未闻朝堂之上，讲幄待从之臣而行此者。

熹庙时，逆珰用以罗织善类，诬陷忠良，杨、左、周、魏诸臣，考死

诏狱者纍纍，此千载仅见之事，岂以

皇上仁明英哲之主，而踵往事之覆辙乎？臣犹记元年，

皇上驻蹕全阳时，亦曾有一日而逮四臣之事，闻系逆臣搆陷，然即因刘承允（文集作“胤”、瞿式耜集作“胤”）申救，得邀

转圜。今四臣中之刘湘客，犹是当年四臣中之一人也。昔年一承允（文集作“胤”，瞿式耜集作“胤”）申救，遂得转圜，今日辅臣起恒借臣力救，而终不能免，岂（文集、瞿式耜集皆多“非”）四臣遭逢之不幸耶？若以乘舆播迁追咎五臣，则当丙戌十二月，亦曾以兵（文集作□，瞿式耜集作“虏”）逼羊城，从肇庆移

蹕梧州矣。丁亥二月，亦曾以兵（文集作□，瞿式耜集作“虏”）逼昭潭，从桂林移

蹕全阳矣。八月，亦曾以兵（文集作□，瞿式耜集作“虏”）突武攸，从奉天移

蹕龙城矣。戊子二月，亦曾以兵（文集作□，瞿式耜集作“虏”）逼严关，郝逆刼

驾，从桂林移

蹕南宁矣。几番误国之罪，凡

朝中侍从，操议论之臣，皆当追究，何得概宽？况两年来端州扈从，印纍纍而绶若若，乃以推原祸始，独责五臣，臣尤所不解也。先儒有言曰：“公论国之元气。”夫公论与元气何关？盖公论乃天地之正气，正（文集、瞿式耜集皆多“气”）伸则元气振也。今诸臣争纪纲、争名器于元气衰弱之时，而急施扶补，乃皇上于元气未复之日，而先行铲削。从此正人皆思裹足，贤士不敢褰裳，为

皇上扶元气者少矣。臣身肩疆事，

朝事可不与闻，然忝列纶扉，

君德之成败，即臣之责，

圣政之秕善，即臣之事。目击此等举动，而不能挽回，他年史臣执简而书：“某年廷杖谏官某某几人，追赃若干，某为辅臣。”

（文集、瞿式耜集皆多“臣”）又何辞以谢负国之罪哉？伏乞

皇上将臣先赐罢斥，别简才望大臣，任督师恢剿之事，容臣留此残骸，庶可少宽清议。老臣愚戆，语多冒昧，并祈皇上鉴宥施行。臣不胜悚息待命之至。

永历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具奏。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多下列诸字“奉圣旨”。）

7 引答乞罢疏

留守桂林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臣瞿式耜谨

奏为臣罪日深，臣病日剧，仰祈

皇上亟赐罢斥事。窃臣身请留守桂林，岁（文集、瞿式耜集皆作“历”）已四更，不能为

皇上恢疆复土，臣罪一也。既叨留守，则民生即臣抚绥，钱粮即臣调度，乃哀鸿遍野，冷突无烟，我（文集、瞿式耜集皆作“吾”）民日见凋残；而曾不能禁戢抚民之兵，又无（文集作“不”）能设处糗粮，以资腾饱；那

御营上供不已，又乞灵于东省之接济，臣罪二也。楚、滇、粤诸勋林立鼎峙，臣不能调和主客，俾同心敌忾，而人怀畛域，外合中离，致大举逡巡，坐失时会，臣罪三也。地方官内有铨衡，外有抚按，臣每以为地择人，因人配地，便宜题补；至怀才挟技，思欲自见，臣怜才心热，辄不禁启事，臣罪四也。身任封疆，原不应妄干

朝事，忝居纶席，

朝政之得失，又理得与闻，乃门户岐分，元黄角立，而威不能压众，望不能服人，德不足化人，虚窃纶扉之号，浮沉军旅之中，臣罪五也。身为政府，东西之事皆其事，乃局守一隅，

皇上所傅托边疆之勋镇，其堪与否皆不与知，知之而为（文集、瞿式耜集皆无“为”）不能早为驳正更置，致边备废弛，外患

（文集作□□，瞿式耜集作“虏氛”）日炽，乘輿播迁，
两宫飘泊，臣罪六也。官府之隙渐开，文武之嫌已著，臣不能正
告之当宁，消患于未萌，直至酝酿发作，使
皇上于釜輿播越，水殿飘摇，薪瞻共励之时，一日而逮两大臣，
杖三谏官，为

祖宗庙（文集、瞿式耜集皆作“朝”）所罕有之事，臣罪七也。

臣以疮痍遍体之人，且值衰残多病之日，内无补于揆席，外貽
（文集作“以”）误于岩疆，若不早自引退，别请贤才，将来
覆餗债轅，仰负

高天厚地，臣虽鞠躬尽瘁，终何救于艰危之万一？尔时

皇上即欲宥臣之愆，宽臣之责，恐不能也。伏乞

皇上亟赐罢斥，速

勅在廷会推才望重臣，畀以楚粤督师之任，至于臣留守之事已
毕，毋庸再请接任，容臣解组闲居，少事药餌。倘留此奄奄一
息，日后终得还乡，是

皇上曲施惟盖之仁，臣实永戴

天地之德矣。臣不胜悚仄待

命之至。

永历四年三月 日。（文集、瞿式耜集均多以下诸字“具奏。

奉圣旨：卿公忠元辅，朕倚毗方深，何嫌何疑，遽尔引咎求
罢？积劳偶疾，尤切朕虑。全永（文集作□□，瞿式耜集作
“虏氛”）正逼，西陲砥柱，惟卿是赖。封疆任重，卿其善自
珍摄，终奏肤功，即日专敕宣布朕意。该部知道。”）

瞿式耜的七件行书底稿手迹，是研究瞿式耜在明末和南明时
期的政治活动，以及研究明末和南明历史的重要文献。